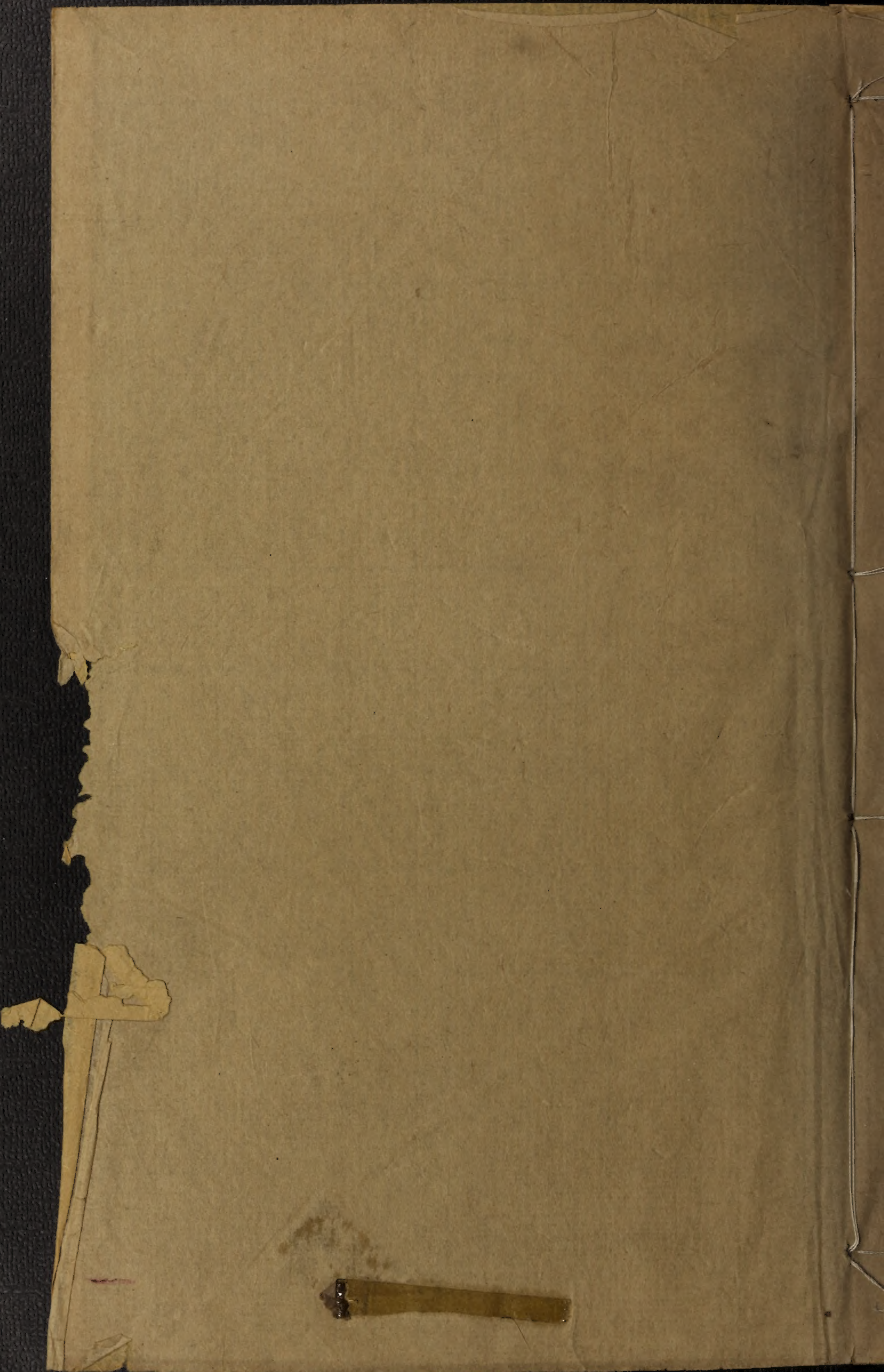


墨子



墨子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據
畢氏靈巖山館本校刻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

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
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
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
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
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
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
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
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

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

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

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讎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

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沇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敤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

亡之訓關叔之郎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目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

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弟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于說苑作于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薇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舊有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字政之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肎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

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于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己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
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 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七十九篇

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同衢本同作上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

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

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已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言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親士第一　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

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

之下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

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

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蓺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鎰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

谿陜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貈之貈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墝埆當為磽确磐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

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也故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爲墮顛而猶弗

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雄雄猶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

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 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 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

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

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作一本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

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蒸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賛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

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維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樞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禮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為刑戮宗廟

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 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 性當爲生本作在誤 一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理猶治 則段干木 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 禽子 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

矣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媅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

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己猶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

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

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為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

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

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爲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爲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饑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蕓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秊穀孰也故曰時秊）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客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

眾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

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椁（舊作槨俗寫）多為

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樹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盖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廑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

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

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絲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稛說文云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煗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抄增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

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

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

則飾饐。（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餧說文云餧饑也）雖（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

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

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爲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

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䅵除苗間穢也耘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為瓴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䍃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

亦無違于聖人

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
汪蟾采校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

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為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

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

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晉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支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置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兎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郎賦閎天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罹必有据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

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

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

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舊作予爵　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　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　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爲　寍經）

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

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

王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

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

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年猶云遠年書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甯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强也

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

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皋以爲

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

臣漢書作褻玉篇褻嫊二同色臻切有褻國說文云呂不卑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

括地志云古華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華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華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傳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

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

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棐輔据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作折哲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窕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

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屨字省文史記或作屨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

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

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

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而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

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即恆山之陽）堯得之

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而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

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而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距字假音）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

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避同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

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殠省文）而不相分貧也隱慝良道（慝卽匿字與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卽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

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汪蟾采校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㱙餘財不以相分舊本㱙俱作列非說

文云㱙腐也或从歺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

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

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湊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朽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

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

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

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

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

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旣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沴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

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

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畠据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盡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

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

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据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据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

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
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
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
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
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
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
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
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
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避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据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

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

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舊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

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

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

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眾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

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舊脫此字一本有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

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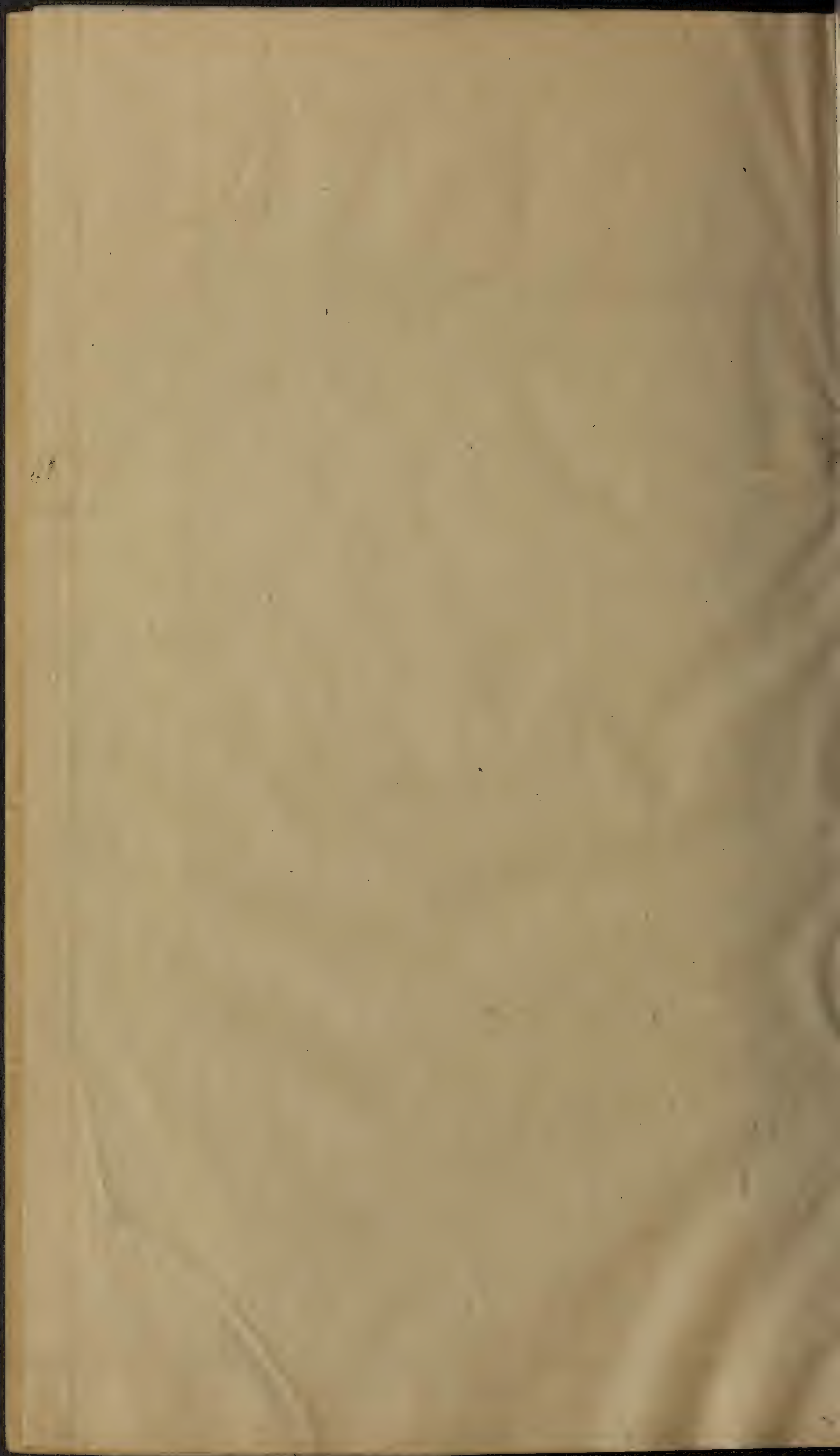
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眾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先之二字一本作光兒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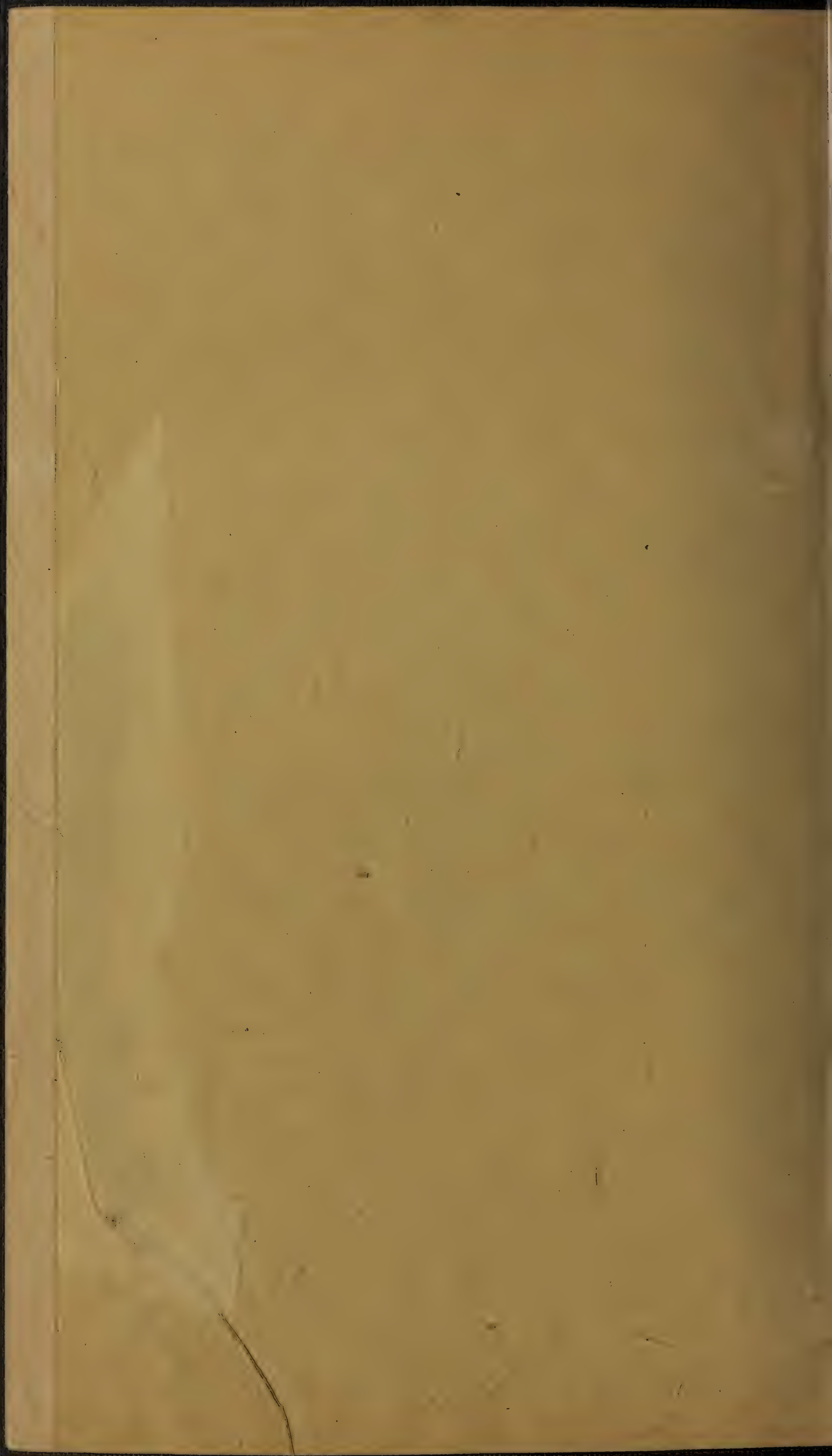
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畋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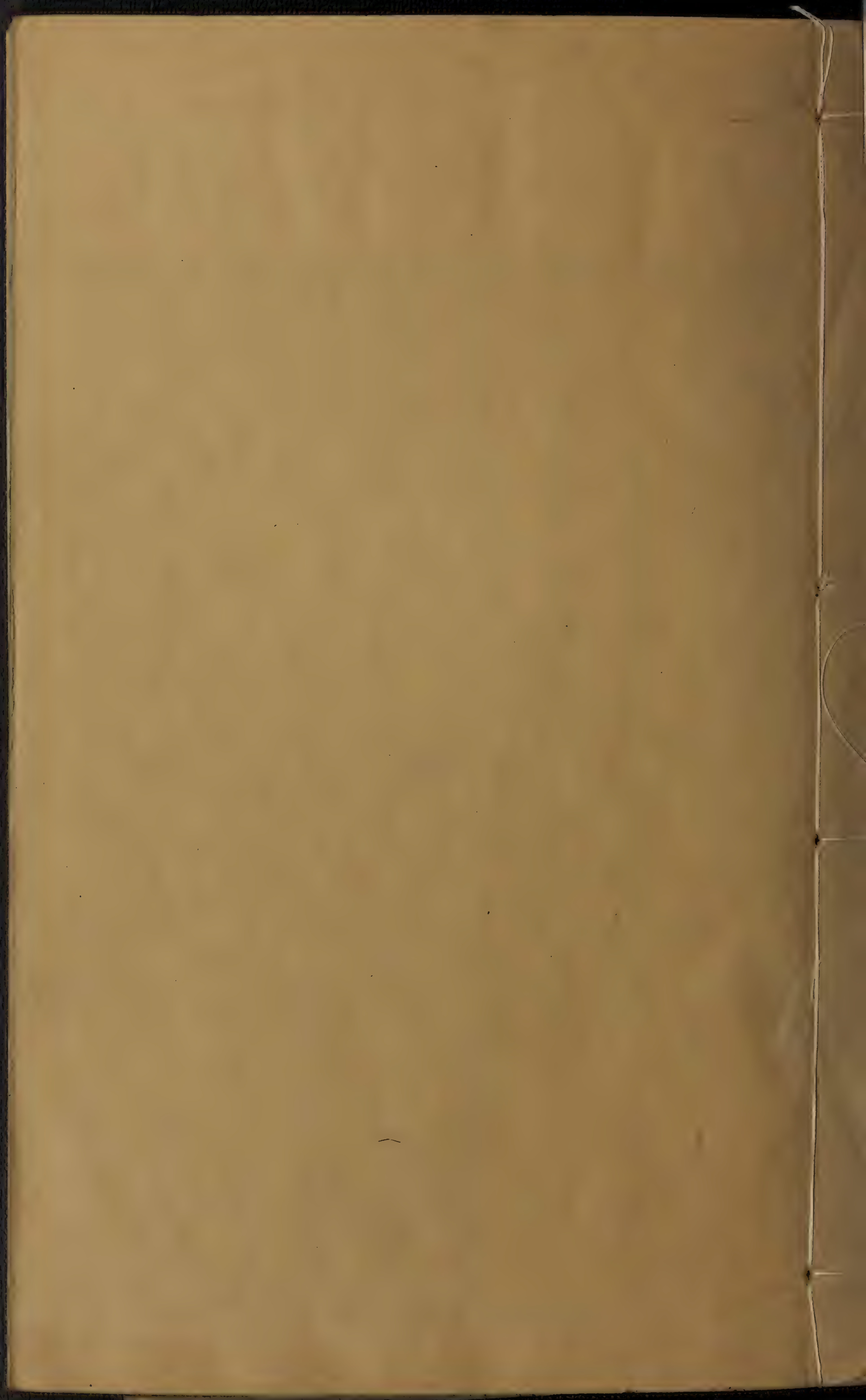
墨子卷之三

總校王詒壽　分校金肇麟汪蟾采校



墨子卷之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illegible]俞[illegible]校





墨子卷之四

[illegible]

兼愛上第十四 悲好之言作悲从攵 晉行見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兼愛上第十四

㤅好之字作㤅从夂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

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簒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

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

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

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練帛之

冠 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 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 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 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 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 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 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 脇 舊作肱据太平御覽改 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 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 鼓擊之字从攴鐘鼓之字从壴 而進之 舊此下有曰字衍文 士聞鼓音

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越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爲泲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

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為防原泒注疑即鴈門泒水也后之邸未詳嘑池之竇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時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為沱也洒為底柱說文云灑汛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為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廣莫卽貊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卽大陸今山東鉅鹿縣在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爲九澮此巜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巜卽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荊楚干越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荊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

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惸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隧案隊隧字皆說文𨻶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

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

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

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

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

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

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

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

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猶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

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曏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曏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舊此下有為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

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本如此作事一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

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

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

郄云古隙字郄卽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

有勤苦凍餒當為餧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二字舊脫據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

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

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群猶眾]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旣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

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據前後文當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為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

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

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　金肇鑣　汪輝采　校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

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扡讀如終朝三拕之拕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扡即拕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說此字据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

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楃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卽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

矛戟戈劒乘車其列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獘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粮俗玉篇云粮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

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鋭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此闢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

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

東莒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州

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阸高誘曰澠阸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阸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阸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黽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

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敎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

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强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盇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

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

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垔〕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

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譂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

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忿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絍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絍機縷也紝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

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獘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

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据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

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轄命轄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鸖與鶴同天舊脫此字据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藝文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之此𢦏字之假音說文云𢦏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子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

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藝文類聚引作瀆）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

賁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繄虧〔盧云即無餘也繄舊作緊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

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寛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

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總校王詒壽　分校金肇麒　汪蟾采　校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䱉不加者去之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凊

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

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
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
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
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
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
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
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
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

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傒橐攻城（傒卽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

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

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說文無塯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塯歠土鉶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竈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為氣據下篇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溼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

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

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据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没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

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据下當爲卽）行卽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据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

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治前作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慣以爲事乎國家此存

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征）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句）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絰（翁義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垂涕處倚

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當爲陬陬之訓陂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𦟝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𦟝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絍一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

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據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期同]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已同）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未詳而毋負巳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巳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

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爲厲以攻伐幷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耆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

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氾（氾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埳（古無此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之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巳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巳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圖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巳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

㝵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据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闠同鞼操同繰假音字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捶當爲㙂說文云堅土也垛當爲涂說文玉篇無垛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

故子墨子曰鄉者（鄉曏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

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輆舊作輆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輆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木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

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平廣記引作刳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為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即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

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
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
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
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
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
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
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

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徐惟錕
金肇麟校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要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凥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

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

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

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据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

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

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爲旁或當爲溥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据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

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

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背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偝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

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

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傐當爲碻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

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敎有

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寍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

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舊脫此字據下文增

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愼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

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挐旁擊也但未詳挐遂之意若豪之末豪本作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

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舉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据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

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扁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

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傳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勸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郎下天亦二字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

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
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
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
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
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觀其言
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
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
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

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

家所以避逃之者据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

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
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
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
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
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
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

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
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
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
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
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
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
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
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

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說文

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亚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

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强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

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卽剄刜拔音同刜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丈夫以

爲僕圉舊作圍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皋隷女子入于舂槀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舀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槀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緫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緫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

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圃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之以意改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

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担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蕡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

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蕢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誥字據上文當爲語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徐惟錕 金肇麒 校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强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

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曹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

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韔一引作伏弓衣義

同而夘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豊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讖其子說文云讖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据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說文云遬籀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

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

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祩子杖揖出

祩祝字異文祩子卽祝史也玉篇云祩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牷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卽今之小兒繃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宦臣觀辜特爲之祩子舉揖而稾之稾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窟洫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滐血）摇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摇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掘字云磊搖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菆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

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猶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

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隹古惟字舊誤作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舊作住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序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

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

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从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爲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字犯遂下眾人之蟜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

子戰於鄘遂禽侈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訴太平御覽引作詬天侮鬼太平御覽下引有神字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

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眾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轘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卽鐖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飮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

誠亾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犆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亾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

親乎鄉里若神

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舊作坦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

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

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

朴疑卟正字玉篇云卟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鏽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

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蹏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以意改下同）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

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綑與梱同非命下正作梱縿鄭君注禮記云縑也縿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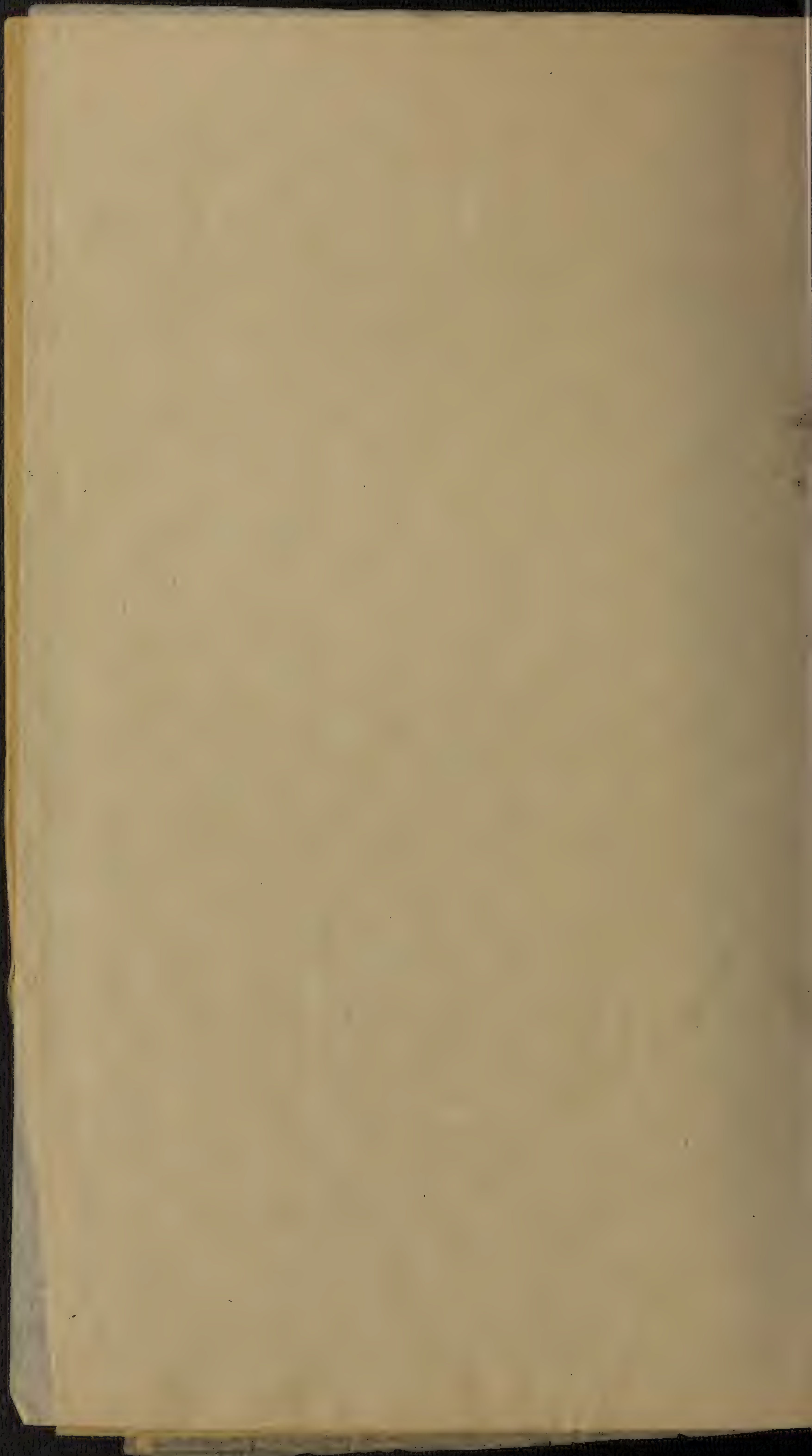
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恆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衞（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爲無無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舊作日非）𦍋（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𦍋徐羊切女鬼

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溢康樂野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莞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莧莧莞喜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于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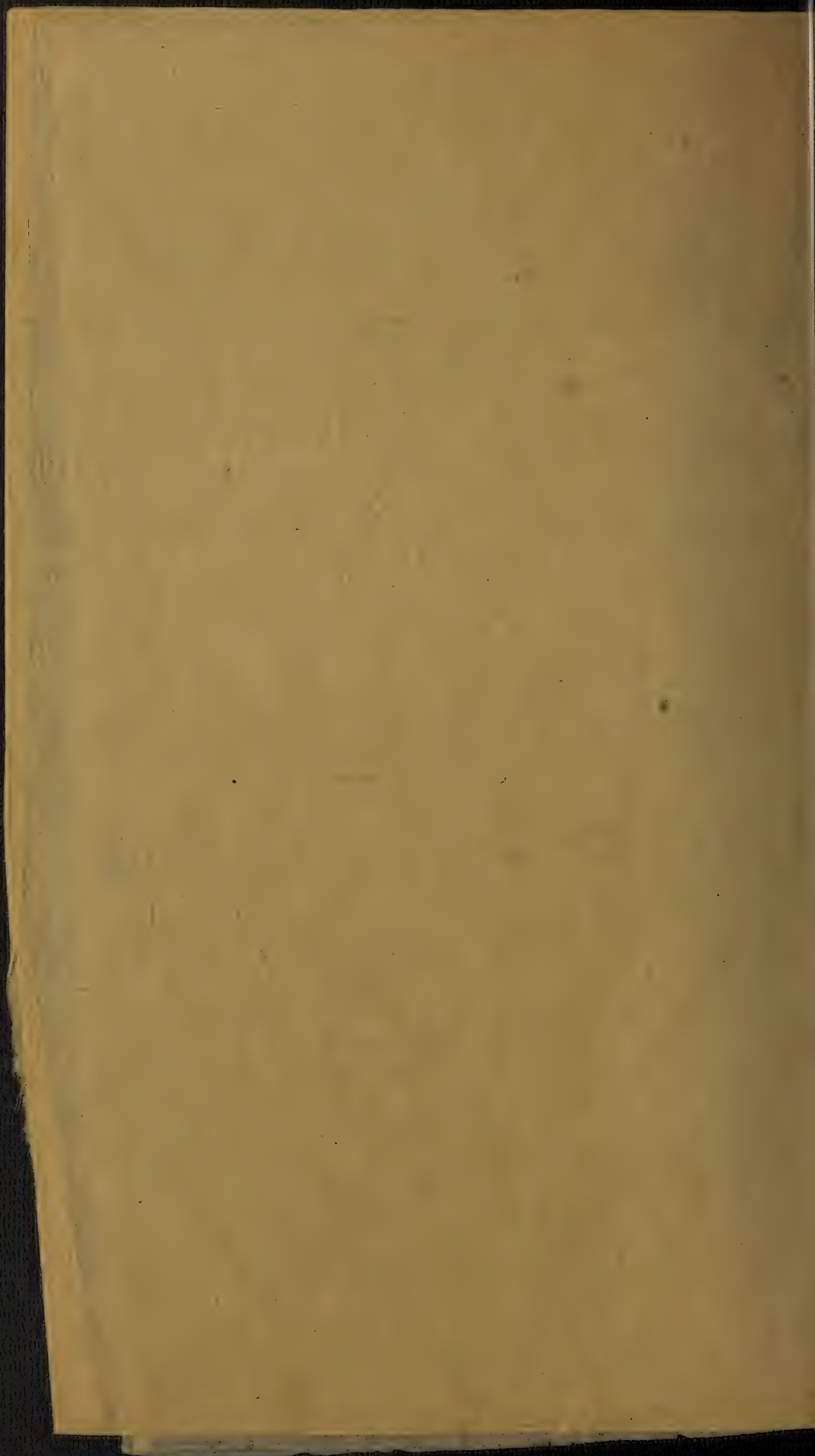
墨子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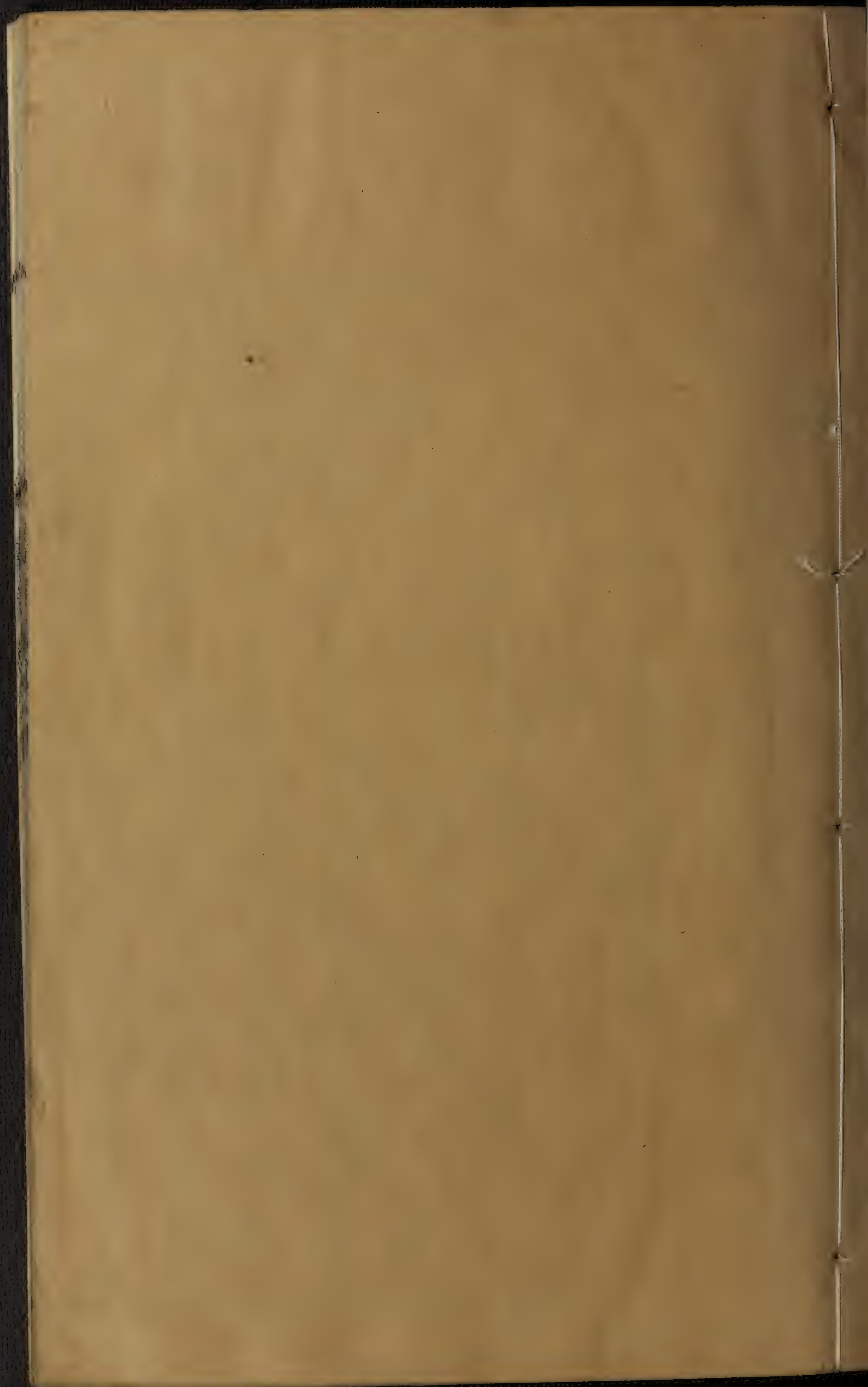
總校王詒壽分校徐惟錕
金肇麒校



墨子卷之八

總校王詒壽　分校徐惟琨　金吳瀾　校





墨子卷之九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畢沅校注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衆執有命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眾執有命

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子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

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盍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据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譌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

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辭也說百姓之辭者爾雅云辭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斡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

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歸鄉同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

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亾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亾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

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

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禔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据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

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据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亾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亾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亾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亾然胡不(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

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歟意亡亡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訓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

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同外之敺騁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本加此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亾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

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字)師(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勠其務(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

据不如此文　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　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曰當爲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

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

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

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述）此皆疑眾遲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

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

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頼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脣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脣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曰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

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捆說文云稛絭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

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抎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

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据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

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被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亾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爲僕（說文云祗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爲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据下文改）者（當云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

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

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徹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郎鼢鼠也說文云鼸鼢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觀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羠羊也然則羝羒羠皆牡羊）賁彘起（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豶豕崔以意改之羠與羯義同劇者犗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犗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宂食注曰文穎曰宂散也說文云宂椒也从宀儿在屋下無田事玉篇

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宂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脺肥也此占字以爲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伃作甲伃卽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輿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作錘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

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莞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强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

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闢他人

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噲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噲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譙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

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

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

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

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貺寡人者衆矣（貺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沅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

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据晏子增綦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謍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謍謍與眴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遇民當爲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二字舊脫据孔叢增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据晏子

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言伺其閒）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

闕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愼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閒孔叢作戹窮藜羹不糂埶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糂北堂書抄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楊倞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即烹耳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埶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即食之號人衣號褫字之誤孔叢作剝以酤酒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

當爲語女曩與女爲苟生苟且今與女爲苟義舊云曩與女爲苟義脫五字據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忘此字衍妄取以活身嬴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圾乎圾舊作坺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亦舍舊作舍亦盧云如此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據孔叢云以亂衞增乎衞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孔叢

作漆雕開形殘誥曰非行己之致莫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總校王詒壽　分校沈琮寶　汪熙棻　校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經上第四十 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 止以久也 以同已 體分於兼也 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 必不已也 言事必行 知材也 言材知 平同高也 言上平 慮求也 謀慮有求 同長以缶 缶即正字盧云正古文正亦作缶沅按唐大周石刻投心缶覺如此 相盡也 知接也 知以接物 中同長

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
中句缶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
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爲也
方柱隅四讙也讙疑維字實榮也實至則名榮倍爲二也倍之是爲二
忠以爲利而強低也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
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者之中
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閒僕佴自作也說文云佴佽也此云
自作未詳也纑閒虛也盧云纑猶墳壚之壚謂此字字書無作嗛也盈莫不
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伺堅白不相外也合不爲

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作攖相得也玉篇云攖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
爲也謂任俠說文云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甹與任同似有以相攖有不相
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閒而不攖攖也力刑同形
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是彊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
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佴所然也然猶順耳之言貳或爲尒字假音說文云
尒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解說夢臥
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句知
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讀如勝負當讀如當意也利所得而喜
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縣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欲爲縣同懸害所得而

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舊作閒據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字以意刪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氓通約也合句缶宜句必[illegible]句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

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儇稹秖句經說上作昫法同則觀其同句庫盧云庫疑庳與障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舌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狘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鬬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隔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脩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毗必切鳴吡吡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

頓假句必詩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宇或徙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宇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即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

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爲摶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郎午字異文玉篇云仵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爲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斱玉篇云斱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斮義同沅案斱卽斮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說在摶缶

而不可擔說在摶句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仮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讎售字古只作讎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

說在盡句以言爲盡誖誖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說文云絫增也从厽从糸絫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絫音累螽師古曰絫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洩之纍誹之可否句不

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 簨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 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

若明慮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慮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已者非爲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優焉優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此釋

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孝為利而强低也

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德信不

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佴與人遇

人眾惛此釋經上佴自作也字書無惛字謂為是為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

弗為也此釋經上誧作廉也廉己惟為之知其也䀌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

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為所作也任為身之所

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

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憨

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生楹之生楹當

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俿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若以若名

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

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

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旦莫宇東西家

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

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

盡莫不然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

鼃爲鶉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

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儇昫經作稘民也此釋經上儇稘秖庫區穴

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詳〕必謂臺執者也〔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圜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圜一中同長也〕方矩見久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讙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爲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有閒〔此與下閒舊作聞俱以意改〕謂

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向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
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
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纑閒虛也盈無
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
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
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
相盡端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佌疑似字兩有一本作自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
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閒而不攖攖也法意規員三
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佴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

偃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彼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為句欲難其指離卽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臊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廧字牆俗寫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懸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難脯而非恕也恕惄字異字書無此字難指而非愚也

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爲窮知而縣于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爲之而信其利害否則縣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爲衣句成也治病句亾也此釋經上己成亾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亾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介反必待所爲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信字字疑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㢓句說也身觀

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倣此例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為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為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為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鼃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為存亡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

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買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諸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諸不一利用執服

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

釋經下止類以行人
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鬭
不俱二三與鬭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當勝云云至二與鬭包句肝句肺句
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
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
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
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屨屨同屨二與一亾句
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
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
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

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頗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句以意改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

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宇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宇長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亾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入也高句高者之入也下句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

與於光故景庫舊作庫盧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閒句景木柂猶言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尚可詳

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柂正句異於光鑒句景當俱就去尒當俱尒疑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

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言以鏡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權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亾句繩直權

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爲輲禮記云載以輲車鄭注云輲讀爲輇或作輇說文云輇蕃車下庳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弦其軲玉篇云軲古胡切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軲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梯據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地或害之也沶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沶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沶舊作沂據上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踼也玉篇云踼蒲唐切跟踼欲行皃正字通以爲腿字之俗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

中引橫也倚倍拒堅䠋唐宋字書無此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嗔走貌倚焉
則不正誰𧫴幷字異文石絫石耳已上以夾寓韢字車制言省文者法也
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
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句挈也絲絕句引也未變而
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刀糴相爲賈句刀輕則糴不貴句
刀重則糴不易句王刀無變句糴有變句歲變糴句則
歲變刀句若鬻子貫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
不讐去句則讐𦧲賈也宜不宜𦧲欲不欲若敗邦鬻室
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必其死生鬬戰亦不必其生前

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

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埶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䫻乎䫻當爲𩥇即驘省文應之曰䫻何謂也彼曰䫻施則智之若不問䫻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据下文當當為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

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瘧即瘧省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乇一也乇即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

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据下文作臛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

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腲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荊沈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件當爲牪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斮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斮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斮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

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摶傴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

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彼正名者彼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

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

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

之旨盡文也無難已上釋貫宜則皆說在盡云仁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　仁愛也
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句
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
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件顏子一若左目右目入
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
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誨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
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
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
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

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

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

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

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

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

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據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缶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正南也
直參也
圜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讙也

實榮也　倍爲二也

忠以爲利而强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間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間不及旁也

佴自作也　纑間虛也

誯作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攖相得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間而不攖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形與知處也　佴所然也

臥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爲窮知而縣于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亾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舉加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名通約也　合缶宜必

功利民也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爲存亾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儇稘秪

異二一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聞耳之聰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庸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

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

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佑身 周善溥 校

墨子卷之十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卽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因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卽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

而爲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卽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擘此捥字正文舊作腕譌說文云擘手擘也揚雄曰擘握也从手辟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擘作捥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擘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

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

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富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

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small: 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small: 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small: 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small: 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卽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small: 此與下寡]

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一本作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

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

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

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

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

也一本作虵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尚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

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

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襍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爲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

也人船當爲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
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
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
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
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
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爲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
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
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鬬好鬬雞好雞也
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

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据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据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据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

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當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敺說文云敺古文驅从攴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瞽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

蜚廉埶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据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埶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五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埶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据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埶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拪古文遷从手𠕁則遷實古拪字後加爲遷耳今書又作遷皆

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蓺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尚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据蓺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蓺文類聚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蓺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蓺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

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

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十金當爲千金之誤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

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

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强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

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之當爲）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

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滶〔疑敖字〕游高石子於

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

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何）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術同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

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

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

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當爲饔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卽袒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弟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据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謼靈數千說文云謼召也不可勝下當脫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

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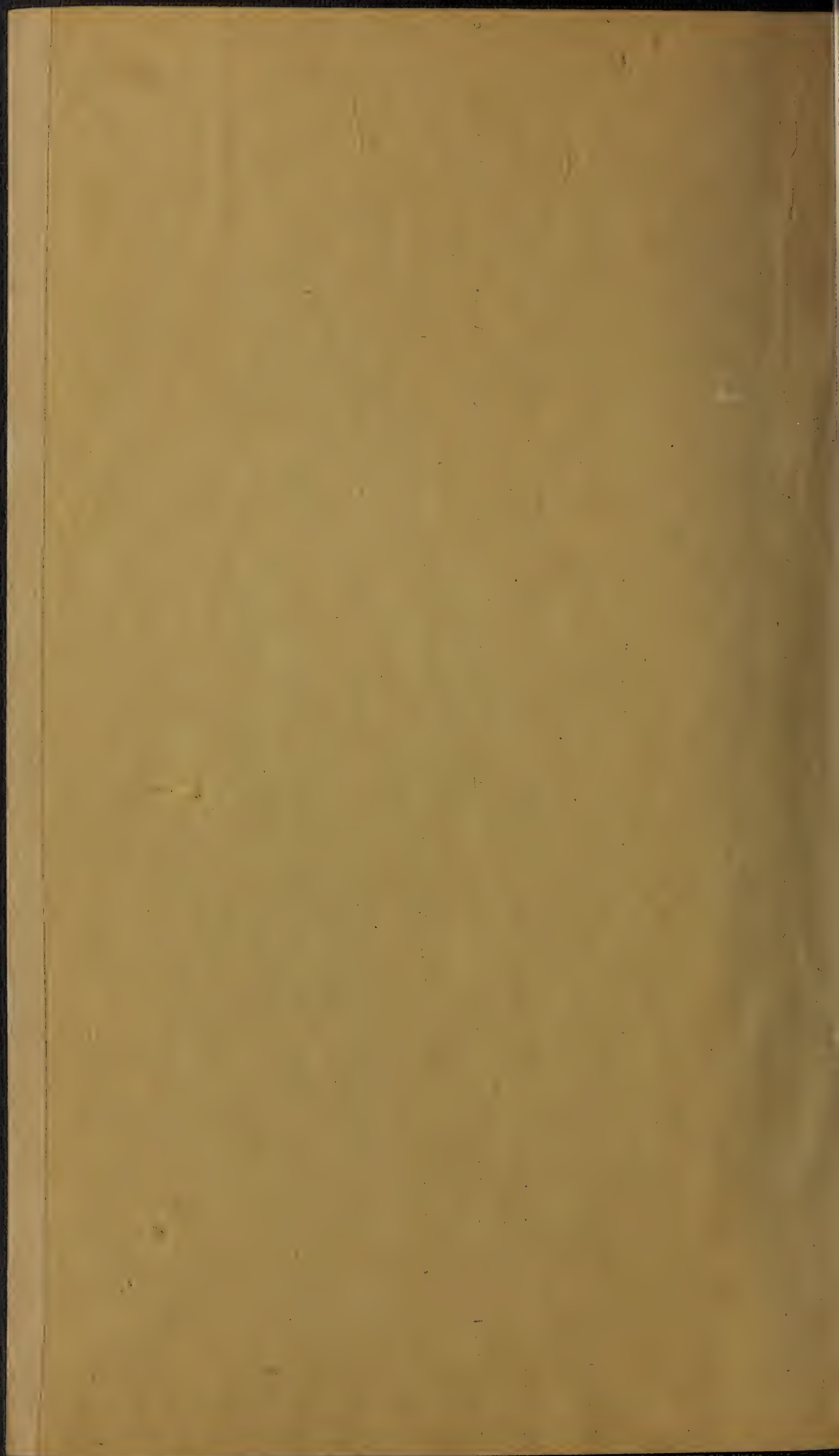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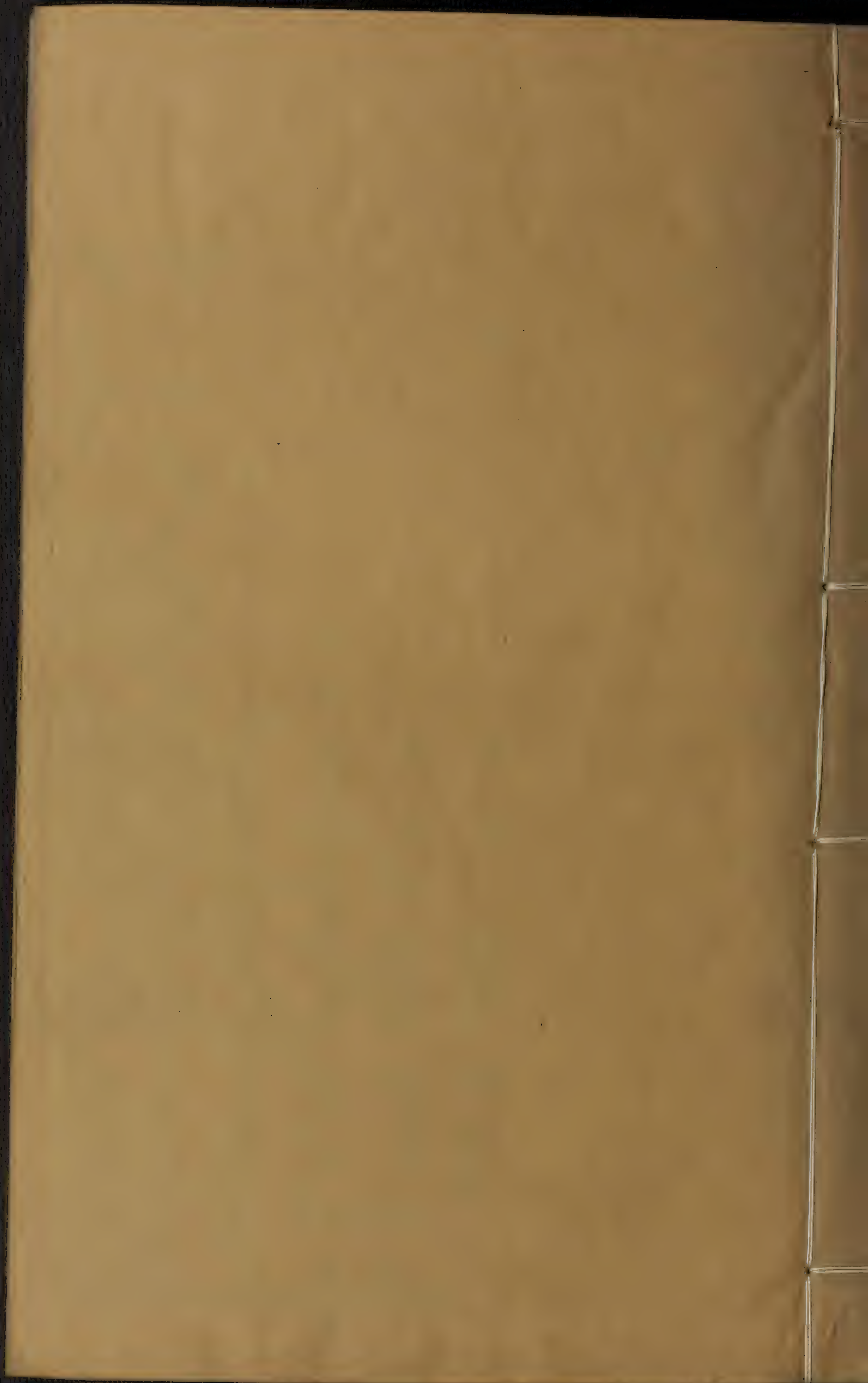


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猶是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讀彼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國禾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十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過故人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太平

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閒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藝文

（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藝文類聚引作爲）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齍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

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

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

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讎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

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扃中關扃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敎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旣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

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衞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

爲不若斎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審曰待女以千盆舊作盆誤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据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

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當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徒當爲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日者遇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引北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

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攈拾也一本作攈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

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爲鐘　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

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當爲賂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文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偏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𢙢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褒衣博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恖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

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

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齒年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齰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亓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亓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据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

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丌（已下丌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

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

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子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說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祼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謂撅者不恭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子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

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椁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壴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

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當為閒)者為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當為執)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螘)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亘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

人者亓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

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据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當爲不強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据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會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無禍福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丌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丌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

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文選注引無為字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舊作跛据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跂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卷之十二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　校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願之爲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

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

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放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敖古文殺由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

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

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

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頫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

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沆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

賞與舊作興以意改爲是也魡者之恭釣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魡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餌鼠以蟲餌舊作蛡非据藝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讐則慍也售字正作讐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

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

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攴）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

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

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一本作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肎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卽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說文云憙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裋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

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

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 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 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 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 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 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

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㒸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㒸字而忘其本㒸从意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

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日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爲鉤强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强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强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埶亟敗越

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䧳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

子之爲鵲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斲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輗拙爲鳶與此異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

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為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轝卽輿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

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轝卽輿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太平御覽狐貍作鮒魚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緜切楩木似豫章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緜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楩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叓之誤說文云叓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

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褋北堂書抄作褋案作褋者是也褋省爲褋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褋玉篇云褋徒頰切襌衣也褋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

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
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
庇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
明者眾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三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校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葡具也經典通用備爲葡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轒陷敶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

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幢正字衝假音 **梯** 四案即雲梯 **堙** 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堙俗加土說文云垔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而燒之柱折櫓部城摧 **水** 六 **穴** 七 **突** 八 **空洞** 九 **蟻附** 十同螘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緣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 **轒轀** 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轒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襍事曰積櫓今之櫓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轒淮陽名車穹隆轒玉篇云轒輐兵車作輐輐轀音相近藪文類聚引孫子又作枌榅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 **軒**

車二十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 推粟言輓粟 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 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 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 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 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 句 門扇 舊作問扇據下文改 數 同促 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 舊土扇作士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堞以泥塗厚備火 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 說文云塹阬也 塹長以力 字未詳 為

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舊作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孜以意改之疑脫閒字）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涂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葦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槫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尺（說文云橛弋也）見（字疑閒）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名一垂水（垂甀字省文說文云甀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言扃固之環與扃音相近）

以錮此字疑衍金若鐵鍱之說文云鍱鏶也此與鍇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闗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闗梳字未詳疑作瑣闗二尺梳闗一莧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視字及視闗入桓淺深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案漸同塹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云蘇林曰荅渠荅鐵蒺藜也廣九尺袤舊作表据前漢書注改十二尺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三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為長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梃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

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荅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𢳆榆可益求齊鐵夫播以射衛疑衛字文未詳及櫳樅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据改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倘有脫字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疑繕方二步積笠一本作至舊作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喪藏也丌

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据太平御覽增有鐵鐕鐕字假音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鑊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摶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亓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卽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纂說文云纂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井當爲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尙必爲

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亓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軌居坫軌疑吻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屏牆也又或同坫漢書注如湻曰坫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亓十甕据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本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贖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据太平御覽改城中

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鬭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二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頓堄又作埤敕）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權縱木樓井礫杆櫓幽牘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貍薶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兩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

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五字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說文云圂廁也之廁者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执字未詳执勇勇必重土舊作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舊作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八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十屬一吏士一帛

尉鳥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口積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說文云穅穀皮也康或省麩字假音通典守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拒法有灰麩穅粃馬矢馬矢舊作夫据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疑渠荅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壍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幨幰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梃長斧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距飛衝縣口批屆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皐二

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為挈）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上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鐕焉（舊作錯据上文改鐕同鬵）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亓本（言連其本亓舊作十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疑薪字）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𢿰（未詳）使重室平（字疑衍）子居亓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亓能狀（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穴（舊作内以意改）而來我亟使

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當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蓋以意改上之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鋸欘五步一壘五築有銻說文云銻鎕銻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當爲斲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亓兩端三步一下有說文已上井渠詹蕃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撕揗守備說文玉篇無撕集韻云斯或作撕字說文云揗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眾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

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刀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

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网屬]而毋換丌養[糧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瓮甕耕積之城下[耕疑菁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桓吏]四尺爲倪[陴倪也古只作此垷者俗作]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傒郎谿假音字]若城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

計事得（下脫簡）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八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八（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八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宕以意改）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衆（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

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作千皆當凡千人十人當云四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塡詳未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從人非亓故人乃疑字及亓穰上作塡是章也塡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也當為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冗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冗土之驗此

穴土也急壍城內玉篇云壍同塹穴亓舊作內以意改亦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ㄴ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舊作傳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即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即其法也令陶者爲月

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仰

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亓傳舊作亦傳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

燒衍四字柱善塗亓竇際縫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

內以意改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亓中康卽穅字見說文

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

窯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卽今窰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

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据下改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

明習舊作翟以意改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

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

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卽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

[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卽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舊作予以意改]參分亓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舊作攸以意改]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以意改]版而郄[此郤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亓竇通亓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亓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以意改]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爲鑿井愼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

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斲當為新甀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皋必以堅杖為夫同趺如足而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皋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穅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刀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刀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轤未詳下文作盧即轤省文說文云轤積也一束樵粱疑粱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鎖字據漢[illegible]傳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內以意改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囂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

鼠（舊作偪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閒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礩也碣古字作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礩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亓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爲穴月屋（疑穴月字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爲蘊（蘊省文）塗亓上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窯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亓突入（入舊作亦突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傅（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子以意改）以鐵長四尺

半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矛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亓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据而鑿亓一偏舊作徧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顓皐爲兩夫而旁貍亓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亓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苣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篋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龔字入壇苣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

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鍇音近說文云鍇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亓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闉疑當爲衝或闉字池城池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慕以意改貍之十尺一覆以亢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亓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

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

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亓末狗走疑亢字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長

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

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

輕重以挈爲人數言節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樵挈壯者

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亓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亓

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減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

三丈下地至施賊亓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

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疑佻達字且達

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孫守作羊坽未詳其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口口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犕）臨以

連弩之車材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縳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同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即通典屈勝梯）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

以磨（疑麻）鹿（此麤字之譌）卷收（舊作牧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荅即幨也音之緩急說文無幨字疑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骿省文从月）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餽脯饋字假音）寄于大山昧葇（當爲茅蕝昧音同茅）坐之

以樵禽子（當云以譙禽子亦當爲尔字之誤）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亾姑亾古有亓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眾以弱輕強身死國亾爲天下笑子亓慎之恐爲身薑（同僵亡強薑爲韻）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柰何（池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口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亓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舊作慕以意改）毋廣亓處

度幕處爲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舊作偑以意改施苔亓外言施幨蓋之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亓閒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慮爲韻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亓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據備城門當爲蒺藜

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傅同彼裾城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之備蛾傅此下有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傅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爲剅之譌也說文云剅古文斷亶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傅作堅作之襍作離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

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蛾傅作置搗

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据備蛾傅增有鑪炭令

適人盡入煇備蛾傅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亓廣

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蛾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一火皆

立而持鼓而撚火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撚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据備蛾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素伏作休据備蛾傳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擾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惑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

下令耳疑瓦字亓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即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側同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善同繕言勁也以船爲轒轀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說文云鞮革履也瞀鍪字假音說文云鍑屬十人擅苗苗同矛猶苗山即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亓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機說文云機榦也言矢榦舊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

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丌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窯後漢書注引作窒非竈門旁爲橐舊作橐下同据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衝不若堙穴伏橐蠹當爲橐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竈即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輸而塞

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荅此處有闕文）大鋋前長尺（考工記云鋋上之注云鋋讀如麥秀鋋之鋋鄭司農云鋋箭足入稾中者也說文云鋋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亓兩末（兌同銳）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据下文改）穿亓穴令亓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摶從

横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亓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㪂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㪂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亓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閨門說文云閨持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衞以兩木當門鑿亓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聆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爲外鑿亓閒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

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
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弩簡格簡同閒轉射機機
長六尺貍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
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
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
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寍亭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
八尺鑿廣三尺袤二尺爲寍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爲度置火亓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亓貍者

三尺樹渠田傑（同堞）貫堞三丈藉莫（同幕）長八尺廣七尺丌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丌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讋竈（唐宋字書無讋字備城門作聾疑皆壟字）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緻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緻衣物）漸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鈂（舊从冗傳寫誤也說文云鈂臿屬玉篇云直深切）水甑（玉篇云甑同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

堞外行餐置器備殺粲省文說文云粲糝殺散之也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缻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亓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闉同堙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槖以意改馮埴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爲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愼毋追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

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鬲）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城置板亓上[illegible]（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揣（未詳）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蔾皆長極亓戶戶爲環壘石外塓（卽厚字說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高七尺加堞亓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作槖）以牛皮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橋桔臯也）每亓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卽燃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卽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壅穴殺有[illegible][illegible]（俱鼠）

字之誤為之戶及閼籥獨順得往來行丌中穴壘之中各
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六參
約枲繩以牛丌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
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丌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
什斬丌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則
自足客即穴即就也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
自足穴纔與穴等也徹以鉤客穴者為短矛短戟短弩寅矢
財自足穴徹以鬭以金劍為難長五尺為銎說文云銎斤釜穿也
案經典文凡以穿木戾說文云戾蔓木柄
為孔者此字假音木戾也玉篇丑利切戾有慮枚以

左客穴戒持罌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貍（舊作狸以意改）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置具全牛交槀（疑茭葉）皮及坫（未詳）衛穴二蓋陳靃（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藿尗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靃省文）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钁（說文云钁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未詳）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郎鼓）以盆盛醯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玉篇云洒大水）

也未詳 目 (此文多壞體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傳第六十三 (蛾同螘說文云螘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螘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淊程 (城程爲韻淊字未詳) 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 (舊作上以意改) 不止後射既疾 (室疾爲韻) 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

備蛾傳爲縣脾 (疑脾字) 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

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矛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說文無鎖字此璅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纍當為壘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為鐵鏁据上文當為璅玉篇云鏁俗鉤其兩端之縣客賊蛾傅城燒苔以覆之連篡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融其兩端融未詳廣雅有[illegible]字云大也疑此卽矜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

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鑱杙長五尺杙未詳大圉半以上圉疑圍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未詳其一後荅廣丈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晞也荅爲格令風上下堞

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卽斲斲字慮字衍文 爰盧薄說文云櫨柱上柎也薄欂壁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釫說文云芣兩刃臿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釫同鏵鏵鋻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莟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莟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晶絫字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牖郎傳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

外薄疑卽薄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當爲薄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壔方言云㷭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据備梯增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貍之勿舊脫此字据備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鉤識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入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据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舊作待以意改鼓音而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

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榆音之譌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舊作之據備梯改必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　校

墨子卷之十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

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今法存通典兵風其氣候禨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

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卽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

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譟字異文所以閤客之氣也閤遏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斗疑刁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以意改置旂左

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作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眾期其下也幟當為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

旗竟士猶云彊士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䇲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舊作蠪据北堂書抄改車彼作輿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雚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檑摇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檽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鋭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

鍱鈇钁斧鑿舉雙兎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其妻子五兵

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

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

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禮說改）大寇傳攻前池外

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

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

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

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前也）

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

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眉据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据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胷（此俗字當爲匈或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說文云甕弓曲也）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

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予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其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

（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卽今辦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爲十）必郭近之（當爲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

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言扞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令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拜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

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子謂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衝當爲衝說文云衟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

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徧也）而所以備姦也里舌與皆守（當爲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舌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舌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

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据蓺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蓺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宂从火从求省玉篇有堗字徒忽切云竈堗魯仲連子竈而五堗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為煙囪疑突義為强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說文云讙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亂其舌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据下移亟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

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說文云駁獸如馬駁馬色不純据此義當爲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郄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

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頊曰古者名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吏盡言

曹吏言屬書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孔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估非此右字佑加人）其餘皆

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爲扞）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司即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

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失號斷句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

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
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
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
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
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
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
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
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
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

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illegible]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句燔曼[illegible]句燔人句斷句諸以眾彊淩弱少及彊姦人婦女下云[illegible]同姦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

俗

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

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瘉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爲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

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埋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鬲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

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說文云縣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

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尓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沉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掺卽操異文廣雅云掺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鋗人曰新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

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

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

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
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
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
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
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
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
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
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
以侯爲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

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从王）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

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百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說文云㷭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斷塞上亭守㷭火者㷭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㷭如覆米籅縣著契臯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皆古文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

暮出之据上文暮當爲莫爲徽職卽徽織徽當爲徽說文云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辟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卽徽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爲之窒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麾卽摩字異文摩卽摩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爲切迹坐擊缶期以戰備襍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卽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

(一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術)內旣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耳)務色謾正淫囂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言舍其事)後就路(言緩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駴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駴本戒之俗加也其)

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

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睨睨當爲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

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襍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坽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爲韻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休後爲韻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愼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

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据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為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
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堙同衝雲梯臨之
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樽之左百步右百步
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
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
慮恚瘉高憤說文云恚恨也恿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為恿民心百倍多執數
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怠顧故慮倍怠為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
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
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即

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古只爲仟伯）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同織）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

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為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為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為韻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為韻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辟即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為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譌字舉三烽藍郭會藍爾聲相近言爾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

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
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
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
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
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
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卽見放到傳到城正
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
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
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

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槮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罧）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

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剪今箭改下同

尺廣二步箭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掾者名言操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作蔬俗下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

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袾葉外宅溝井可寘塞寘同填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戸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者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皆即鵝也今江東人呼鵝猶曰雁鵝收其皮革筋角脂葪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葪即考工記劀字本腦字之譌也羽鬛皆剝之吏樿桐卣未詳爲鐵錍厚簡爲衡柱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

木渥水中無過一茷說文云欑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栰此作茷皆欑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漢書注服虔云軺音瑤立乘小車也輪

軲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

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城以意改小人眾二不守也人眾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鮒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

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

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

寶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

生黿鼉鼈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蜯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

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衛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蜯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强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蜯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一引作曰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

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

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劒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為器刳木而為舟爍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五終

總校王貽壽　分校許頌禾
朱昌壽校

墨子目卷之十六

卷之一

卷之七

卷之十

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
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

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
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
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襍
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
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
篇者藏本幷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
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尙存其目
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
則宋初尙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

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滑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卒亦不傳何也

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
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
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
善守禦為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
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
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
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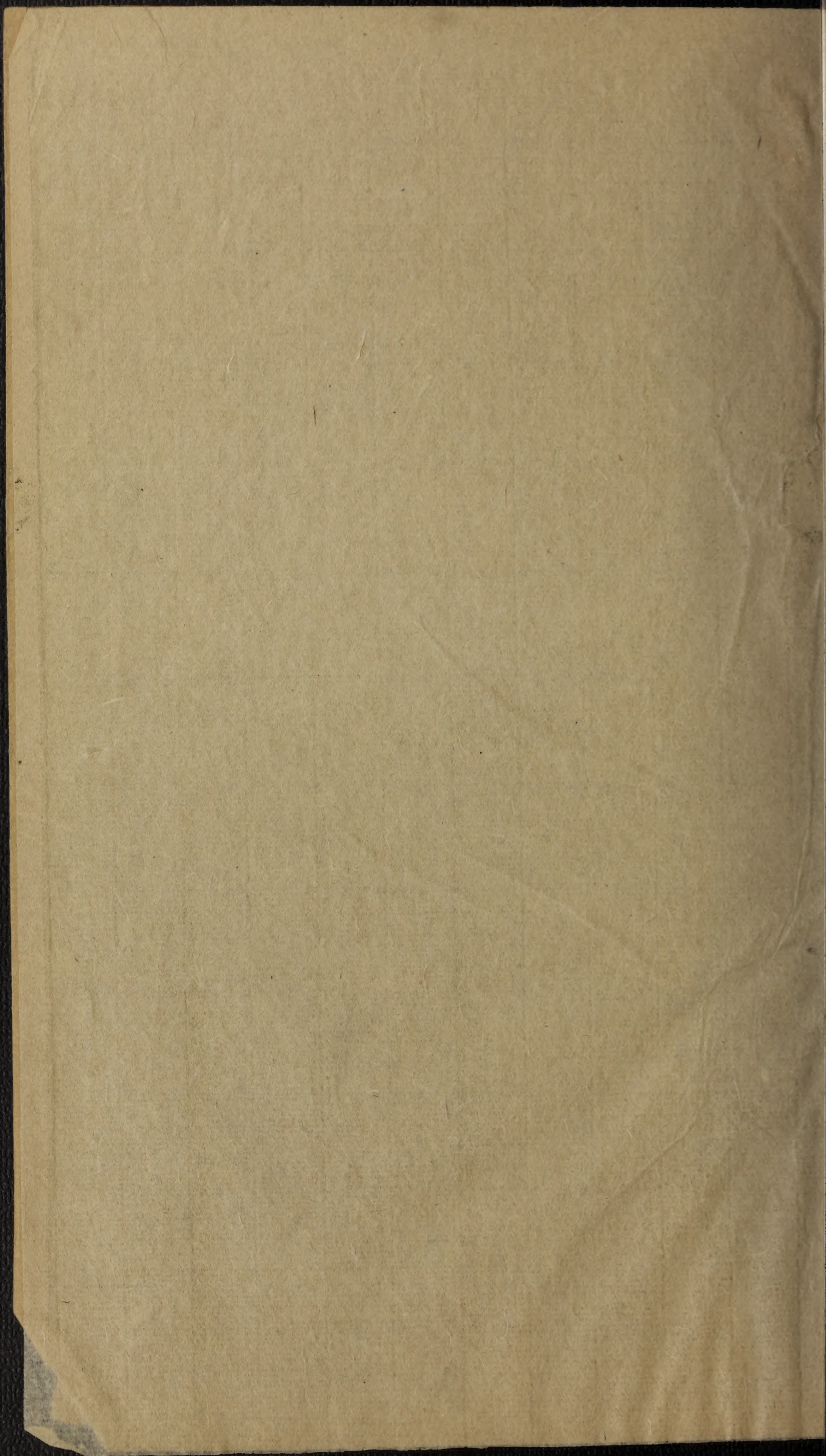
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槀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

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

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

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
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
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
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
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
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襍集爲刑
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
各附其篇惜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
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

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
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
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
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
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其爲其學皆折衷
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
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